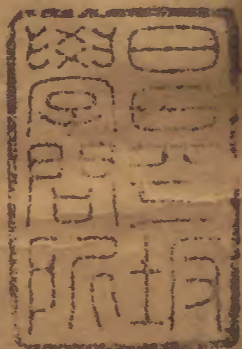


宋元

高宗

		五	漢
		〇	書
	四	八	門
	〇	二	
	〇	七	
	〇	二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	五	漢	
〇	〇	書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82	
冊數	40 ( 19 )		
函號	284	46	

自六十一至六十三

十九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一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十一

戊申一年

高宗二

淺草大庫

建炎

二年

金天會六年

春正月丙戌刻帝在揚州以葉夢

得爲戶部尚書夢得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

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爲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爲

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

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



自東幸後  
不過只料

劉汲死狀

趙伯振孫  
忠義賢死

因請上南巡阻江為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為宣  
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  
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邊保疏入不報戊子粘沒喝謀  
知鄧州將為行在所令銀朮可急攻之知州范致虛  
遁安撫使劉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敵  
陴皆歿關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聽遂死之初  
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為金人所有又牙兵陷  
襄陽均房唐汝陳蔡鄭州潁昌府悉遷其民于河北  
通判鄭州趙伯振知潁昌府孫默知汝陽縣郭贊皆  
不屈而歿壬辰金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

中丞死狀

張撝死狀

王宣

入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方對客圍其笑曰何事張  
呈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  
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  
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  
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歿  
之後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  
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  
滑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  
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  
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



王策

唯此將為然

宜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宗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畏憚對南人言必以爺稱之乙未金婁宿既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軍時京兆兵皆為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經畧使唐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及金兵圍城重與守臣

傅亮不終

唐

楊宗閔乘

景詢曾謂

王尚程迪

郭忠孝死

即

會盟歿守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重遂與副總管楊宗閔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主管機宜文字王尚提舉軍馬程迪提點刑獄郭忠孝等八人俱歿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大觀三年進士忠孝字立之河南人嘗受易中庸于程頤以父任補右班殿直復舉進士換文資迪字惠老開封人父博古戰歿以蔭得官乃又以戰歿東平軍校孔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帥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南渡淮犯黃州守臣趙令歲拒之金人陷均州守臣楊彥明遁去丁酉金人陷房州己亥張遇焚真

程博古

趙令歲



孫昭遠

趙伯振死

節

韓浩朱廷

傑死節

降張遇

成章

州祕閣修撰孫昭遠為亂兵所殺庚子張遇陷鎮江

府守臣錢伯言弃城走辛丑金人陷鄭州通判趙伯

振死之癸卯金帥窩里盟陷濰州知州韓浩與通判

朱廷傑皆力戰死之浩琦之孫也金人又陷青州丁

未詔諭流兵潰兵之為盜賊者釋其罪已酉禁諸將

引潰兵入蜀辛亥王淵招降張遇以所部萬人隸韓

世忠是月竄內侍邵成章于南雄州時所在盜起汪

伯彥黃潛善匿不以聞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

怒除名編管南雄州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

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弃官避地真州張慤薦之

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

政不許豫忿而去二月乙丑河北盜楊進等降于

宗澤楊進聚眾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

等擁眾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

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眾七

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日

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

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

解甲降丙子金人陷淮寧府守臣向子韶歿之時金

人晝夜攻城子韶率軍民固守遣人詣宗澤乞援未

王善

楊進等

向子韶一門表節



至城陷金人欲降之酌酒于前左右抑令屈膝子詔罵不屈遂為所殺闔門皆遇害事聞賜謚忠毅淮寧初陷時楊時聞之曰子詔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子詔字和卿開封人元符三年進士

呂中曰當建炎之初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它固在也李綱招撫經總之事既沮故當時無連衡合從相援之勢虜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見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豈不惜哉

詔求使絕域者宇文虛中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為

既

馬擴

信王榛

民思宗矣

張深

劉惟輔

精

張嚴死節

祈請使楊可輔副之丁丑又以劉誨為通問使王賂為副辛巳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于真定五馬山得上皇子信王榛於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兩河遺民聞風響應金婁宿既陷永興鼓行而西秦州帥臣李積降虜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畧使張深遣都監劉惟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灑新店金人恃勝不虞黎明軍進惟輔舞精刺其帥黑鋒洞宵墮馬虜為奪氣深更檄右都護張嚴往追之嚴追婁宿及鳳翔境上銳意擊賊至五里坡婁宿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仗戰不利歿之丁酉粘沒喝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五



崔進

開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婁宿盡焚西京廬舍擄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人受詔赴西京捉殺盜賊粘沒喝復留兀朮屯河陽以待之崔進得以其衆復西京粘沒喝道聞嚴死遂自平陸渡河歸雲中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人皆羸困不能執兵知府陳邁欲盡括城中兵力戰部將沙振潛衷刃入府害邁及其子錫等十七人振出為帳下卒所殺碎裂之身首無餘城陷金人見邁尸曰忠臣也歛而葬之邁字亨伯永州人舉進士積官資政殿學士再知中山罹害宋史列之忠義傳中庚子河南統制官

陳邁

曲端

吳玠

李彥仙

趙世典

進

翟進復西京宗澤奏進為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丙午遙授何臬為觀文殿大學士陳過庭聶昌為資政殿大學士時臬已卒于金昌為人所殺過庭在金軍中是月金婁宿陷鳳翔府守臣劉清臣弃城去又犯涇原經畧使曲端遣將吳玠逆擊于清溪嶺敗之金兵走回華石壕尉李彥仙保三砦屢敗金師破其五十餘壁復陝州及絳解諸縣事聞詔彥仙知陝州兼安撫使夏四月戊午宗澤遣將趙世典復滑州乙丑翟進以兵襲金兀朮於河南兵敗其子亮歿之也又率韓世忠等兵戰于文家寺又敗世忠南歸兀

進



木復入西京尋亦去。丁卯金人入洛州壬辰軍賊  
孫琦焚隨州癸未入唐州信王榛遣馬擴來奏事是  
月以榛爲河外都元帥擴爲馬步軍都總管。楊時  
罷時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在  
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  
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五月下詔還  
京師時宗澤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  
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畧言祖宗  
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  
陵寢爲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  
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于塗炭乃欲南幸湖外  
蓋奸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奸邪親屬皆  
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人氣  
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旣覆  
之轍奏至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詔  
擇日還京旣而不果。乙酉許景衡罷時朝廷有大  
政事景衡必請開極諫黃潛善汪伯彥以爲異已因  
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爲景衡罪罷之景衡行至瓜州  
得暍疾卒景衡字少伊温州瑞安人景衡得程頤之  
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旣卒帝思之曰朕自



皇知忠直  
不用何益

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爾。謚忠簡。  
丙戌定詩賦經義試士法。初元祐中。科舉以經義  
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  
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  
人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  
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  
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已意升降。自今勿先進  
卷。戊子。以朱勝非為尚書右丞。辛卯。虜分道渡  
河。詔韓世忠、宗澤等逆戰。丙申。以宇文虛中充金國  
祈請使。虛中時寘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  
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于金。時金  
人方興兵南侵。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虛  
中、楊可輔、劉誨、王貺並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  
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獨留。時金國初建制度。  
草創。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却受之。遂與韓  
昉俱掌制。因是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密。以信義  
結金人不覺也。王彥部兵渡河。屯滑州。先是韓世  
忠與宗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  
舉趨太原。澤即以彥為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  
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

通鑑卷六十二 高宗



再興

廟有靈

主庶

似貢端皆不欲屬庶大帥失處分

劉延亮

畧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計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具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癸卯中書侍郎張慤卒慤善理財論錢穀利害如指諸掌在朝蹇諤而議論可至不動

聲色時論善之甲辰金婁宿大掠而東遂陷絳州初宗澤承制以王庶為陝西制置使曲端為河東經制使未幾錢蓋聞虜陷長安檄庶兼節制懷慶潁原兵既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真不欲受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人至清溪為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木峽斷其歸路虜遂去曲端乘虜退復下秦州端雅不欲屬庶會延亮白鳳翔歸端斬之庶猶以



書約似貢欲逼餘虜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似貢竟不  
應時絳州猶爲國拒守婁宿遷軍料之 巳酉秀州  
卒徐明等作亂執守臣朱董迎前守趙叔近復領州  
事詔命御營中軍張俊討之 六月癸亥建州卒葉  
濃等作亂寇福州乙丑張俊至秀州殺趙叔近執徐  
明斬之甲戌葉濃陷福州丁丑詔江浙州郡練水軍  
造戰艦 以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山端爲都統  
制時陝西撫諭使謝亮特詔賜夏使庶書曰大夫  
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事之可也夏人之患小  
而緩金人之禍大而迫方此虜控銳于熙河奔其于  
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秋高  
必大舉蓋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驅逐渡  
河徐圖恢復亮不從 京畿淮甸蝗 秋七月甲申  
葉濃入寧德縣復還建州命張俊同兩浙提點刑獄  
趙哲率兵討之 丙戌宗澤卒澤字汝霖義烏人初  
舉進士退居東陽山谷間靖康初陳過庭薦起所至  
剛正至是爲東京留守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  
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計前後請  
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  
彥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



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嬰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子頴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頴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爲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唯岳飛仍爲留守司統制隸充麾下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

善善而不能  
能用末之  
者多坐此

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儉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作澤不得伸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八月甲寅作御寶金之入汴也九寶惟大宋受命寶及定命寶存至是帝作金寶三一日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甲戌罷殿中侍御史馬伸伸自湖南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



趙子砥

事疏入留中明日改授衛尉少卿伸辭不拜錄其疏  
 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  
 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  
 酒稅趣使上道伸怡然攜襆破而行竟歿道中聞者  
 冤之伸字時中東平人弱冠登第學于程頤勇于為  
 義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  
 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趙子砥至  
 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畧言金人講  
 和以用兵我國歛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管  
 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  
 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餵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陷  
 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子砥知台州河  
 北京東提殺使李成叛犯宿州詔江淮制置使劉光  
 世討之光世至光州大破成衆招降二萬餘人成遁  
 去丁丑太上淵聖二帝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  
 金主于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帝為昏德公淵聖皇  
 帝為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日盡空其城命  
 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  
 頃令種蒔以自給所愛惟秦檜不與徙依撻懶以居撻懶  
 亦厚待之九月甲申丁進叛復寇淮西癸巳金

留此人以  
破殘宋



李政質師  
範薛廣死

奔社稷而  
耽湖山舍  
政事而悲  
魚鳥嗚呼  
宋事吾不  
欲觀之矣  
舊典

翟進死戰

人陷冀州將官李政死之甲午金人再犯永興軍辛  
丑陝西節制司兵官賀師範及金人戰于八公原然  
之丁未東京留守薛廣及金人戰于相州歿之己酉  
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卒金將訛里朶籠破信王  
榛于五馬山砦遂會粘沒喝入寇初馬擴自五馬山  
詣行在黃潛善汪伯彥疑其非真及行授密旨使譏  
察信王榛且令擴聽諸路節制擴知事不成遂留大  
名不進金訛里朶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  
諸砦斷其汲路諸砦皆陷時詔韓世忠以所部自彭  
城至東平張俊自東京至開德馬擴為河北應援使  
以備金訛里朶既破五馬山探知擴兵南來使人馳  
會粘沒喝共備之粘沒喝將歷懷衛而東聞訛里朶  
已敗擴軍于清平遂由黎陽渡河會兵以攻澶濮榛  
亡走不知所終冬十月甲子侍御史張浚請先定  
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  
以苗傅劉正彥為扈從都副統制是月楊進復叛衆  
至數萬剽掠汝洛間翟進患之與其兄興謀擊之未  
果楊進遣騎數百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  
奔數十里至鳴皋山破賊四砦馬驚墜塹為賊所殺  
賊乘勝大敗官軍詔以興為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



劉彥明死

劉正彥擊丁進降之十一月辛巳朔貶提舉嵩山

崇福宮李綱萬安軍安置壬辰金人陷延安府通

判魏彥明歿之先是王庶至京兆曲端不欲屬庶凡

有命多託辭不行庶無如之何復還端涇原時金婁

宿渡河謀知庶端不協乃併兵攻鄜延庶調兵自沿

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水渡河犯晉寧侵

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

兵禦之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端

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遷延迂

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于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

州收散亡往援知興元府王瓌亦將所部兵赴之比

庶至甘泉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兵付瓌自將百騎

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猶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

端彌不平見庶問延安失守狀謀殺之不果乃拘其

官屬奪其節制使印會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

時王瓌將兩軍在慶陽端使其統制張中孚往召之

曰瓌若不聽則斬以來會瓌已去追之不及乙未

金粘沒喝訛里朶合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至城

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蹶

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二十三日而陷粹中

曲端不終

楊粹中死

姚端

通鑑卷六十二 高宗二



王棟死節

魏行可死節

被執竟不屈而死。金人又陷開德府，守臣王棟死之。以太學生魏行可充金國軍前通問使，假禮部侍郎以行。金人知其應募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貽金人書，誓以不戢自焚之禍，且曰：大國將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若亟以還趙氏賢於奉劉氏萬萬也。竟卒于金。行可建安人，諱聞，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庚子朝享，祖宗神主于壽寧寺。壬寅郊祀，天醮祖，敕東京起奉大樂，登歌法物等，趣行在所，就揚州江都築壇行事。凡鹵簿樂舞之類，率多未備。嚴更警場，就取軍中金鼓，權一時之用。是日大赦。

趙不試趙

趙取姜剛之死節

金人陷相州，守臣趙不試歿之。不試太宗六世孫也。甲辰，金人陷德州，兵馬都監趙叔取歿之。是月濱州賊蓋進陷棣州，守臣姜剛之歿之。建州賊葉濃降，復謀為變，張俊禽斬之。金人寇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可求叛降金，先是徽言與結汾晉士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為守長，聽其言。會朝論與虜結和，抑其所請。虜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既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圍之。三月，徽言屢破却之。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人妻宿聞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為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虜。

徐徽言

虜忌徽言



有求降金

府豐三州降金。可求與徽言連姻。金人使招徽言于

城下。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引兵擊虜，大敗之。

斬婁宿之子。吳玠襲史斌，斬之。史斌圍興元，不克。

引兵趨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還長安，欲徐圖之。

曲端怒宗，遣玠襲斬斌，而自襲宗殺之。岳飛與金

人戰胙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飛從間勅保護陵寢。

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兵竹蘆渡，與敵

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

夜半，焚四端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警潰。十二月

乙卯，太后至杭州。扈從統制苗傅以兵軍八千人，駐

奉國寺。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陷濟南府。劉豫遣

子麟禦却之。憊懶遣人唱豫以利，豫懲前忿，遂殺濟

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款。

甲子，金訛里朶攻大名府。守臣張益謙欲遁，提點刑

獄郭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虜，得志則朝廷危矣。」因

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縋歿士告急于行在。會大霧四

塞，城遂陷。益謙與轉運判官裴億迎降。訛里朶問曰：

「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永不從為辭。訛里朶遣騎召

永，謂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訛里朶以富貴啗

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降乎？訛

劉豫降金

關勝死亂

郭永一門  
死節



里采怒併其家屬皆殺之。巳巳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顏岐朱勝非為門下中書侍郎盧益同知樞密院事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羣盜蠡起潛善伯彥既無謀略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為李成餘黨無足慮者。金粘沒喝陷襲慶府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戊寅以禮部侍郎張浚參贊御營軍事浚極言金人必來請豫為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為過計而笑之命浚參贊軍事與呂頤浩教習河朔兵民。召潘良貴為左司諫既見請誅偽黨使叛命者受刃國門即敵人不<sub>不得也</sub>敢輕議宋鼎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維揚養兵威以圖恢復大為汪黃所忌左遷工部良貴求去主管明道宮。是年金始撰國史女真初未有文家粘沒喝好訪問女真老人多得其祖宗遺事及金主嗣位韓昉輩皆在左右文學之士稍見拔擢至是詔采摭遺言舊

北史卷之六十一  
下

韓昉

金撰史

通鑑卷之六十一  
十一  
高宗二



事以備國史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二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陸岳禮部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十二 西年正月至六月

高宗三

建炎三年 金天會七年 春正月庚辰朔帝在揚州河井制

置使王彥致仕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

親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

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

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甲申以路允迪僉書樞密院事庚子盜張用王

善復叛寇淮寧用善駐京西連亘數州自京西至光

壽據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斷擄掠糧食所至一空

丙午金粘沒喝圍徐州知州王復與子倚率軍民

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謂粘沒喝曰死守者我也願

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沒喝欲降之復嫚罵求死罔

門百口皆被殺韓世忠屯淮陽會山東兵以援濮州

粘沒喝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

以眾寡不敵夜引還粘沒喝躡之至沐陽世忠弃軍

走鹽城眾遂潰張遇戰死粘沒喝入淮陽以騎兵三

千取彭城間道趨淮東入泗州二月庚戌張遇聽士

民從便避兵劉正彥部兵衛皇子六宮如杭州王

子粘沒喝至楚州守臣朱琳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

軍內侍鄺詢報金兵至帝即被甲乘騎馳至瓜洲步

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俊內侍康

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

聽浮屠克勤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

人相顧倉惶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歿者

相枕藉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鈞至江上軍士以為黃

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鈞方辯其非是而

王復子倚  
一門死節

張遇死戰



季陵

首已斷矣。金將馬五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城中已烟焰燭天矣。陵為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帝至鎮江，宿于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乞留蹕，以為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為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衢州司刑張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

王淵不終

意

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報。以呂頤浩為江淮

制置使，與行在五軍制置使劉光世駐鎮江。又以楊

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是夕發鎮江，越四日次

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俊副之。又命

勝非兼御營副使，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時

呂頤浩從行，即拜同僉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

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張俊以兵八千守吳江。

用朱勝非計，詔錄用張邦昌親屬，遣閣門祗候劉

俊民使金軍，仍命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彙以

行。金婁宿破晉寧軍，徐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

出最下策



徽言父翊  
子岡三死

孫昂及上  
卒死節

不受謝

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  
 降徽言太馬婁宿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被  
 害事聞贈徽言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徽言字彥猷衢  
 州西安人少為諸生負氣豪邁大觀二年應詔賜武  
 舉及策至是與子岡同歿父翊宣和末救太原歿之  
 世著忠義壬戌帝駐蹕杭州即州治為行宮下詔  
 罪已求直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  
 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  
 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  
 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  
 使鎮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  
 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  
 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  
 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  
 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為下策若  
 倚長江為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  
 金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  
 然後又悔是為無策擴累數千言皆切事機以胡  
 交修直學士院帝出手詔訪以弭盜保民豐財裕國  
 強兵禦戎之要交修疏言管人謂甌有麥飯牀有故

高宗三



策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歛  
迫然後忍以其身弃之于盜賊陛下下寬大之詔開  
其自新之路禁苛惡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  
更相告誦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爲吏士  
所係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  
爲盜區皆吾枕藉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豨豕白  
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  
急征暴斂啓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  
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典  
連西路董十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積

陳彥

張澈

粟充物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况以中興二百郡地  
欲強兵以禦寇不能爲翟典輩之所爲乎世以爲名  
言戊辰金人焚揚州而去呂順浩遣陳彥渡江襲  
金餘兵復揚州己巳黃潛善汪伯彥自知不爲衆  
所容聯疏求退中丞張澈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  
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  
知洪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遂李綱沮宗澤臺  
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爲之切齒而帝不悟  
伯彥居位日淺論者猶或未減以葉夢得張澈爲  
尚書左右丞贈陳東歐陽澈官仍恤其家官其親



屬一人又召馬伸赴行在時伸已卒詔贈諫議大夫  
直龍圖閣士三月己卯日中有黑子六見庚辰以朱勝  
非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命張俊駐平江辛巳  
葉夢得罷以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爲江東  
安撫制置使先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  
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悞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  
餘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北大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  
解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經畫已無所及遂失諸  
將心至是僉樞制下諸將口語籍籍壬午詔王淵  
免進呈書押扈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  
得君遷顯職心忿不平劉正彥以招降劇盜功大賞  
薄懷怨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履  
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內侍臨浙觀潮  
供帳遮道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  
邪中大夫王世修亦嫉內侍恣橫言于正彥正彥曰  
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內侍以進  
遂與世修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明日癸未  
伯劉光世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  
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還朝即猝下馬誣以結  
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梟



淵首于行闕分捕內侍百餘人皆殺之履馳入宮白  
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傳等擅殺之故中軍  
統制吳湛排門引傳黨入內奏曰傳等不負國家正  
爲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  
諭之日將午帝登樓苗傅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  
帝憑欄呼傳等問故傳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  
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得官黃潛善汪  
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  
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賞薄臣  
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擇  
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履擇當重與  
降責卿等可歸營傳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  
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逾時  
傳兵不退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傳即於樓下腰  
斬履臠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帝遂以傳爲慶遠軍  
承宣御營使都統制正彥渭州觀察使副都統制諭  
傳等歸營傳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  
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絕樓下委曲諭  
之傳請隆佑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諫和帝許之  
即下詔請隆佑太后垂簾傳等聞詔不拜日自有皇

幸東南首  
取奇辱而  
觀潮爲之  
崇



太后御樓  
語極對動

太子可立况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  
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  
御樓太后至帝立楹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  
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傳等諭之曰自道君  
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  
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况皇帝初  
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  
不知之傳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為天下主奉皇子  
為帝后日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  
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傳等不從后  
願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勝非  
還白帝曰傳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  
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乃即坐上作  
詔禪位于皇子請太后同聽政宜詔畢傳等麾其軍  
退于是皇子勇即位太后垂簾決事是夕帝移御顯  
寧寺甲申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為睿  
聖宮大赦以張浚兼中書侍郎解世忠為御營使司  
提舉一行事務張俊為秦鳳副總管分其眾隸諸軍  
丁亥分竄內侍藍珪曾擇等于嶺南諸州傳追還殺  
之戊子以王孝迪為中書侍郎盧益為尚書左丞



加傳爲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爲武成軍節度使。以吳  
湛主營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爲大金國信使。朱勝非  
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  
密奏者。乞許臣寮獨對。而日引傳黨二人上殿。以弭  
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  
矣。傅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已  
丑。改元明受。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  
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  
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  
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僞。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  
當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  
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曰。  
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  
浩曰。是必有真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  
塵。沙漠自望。拯救其宥。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  
無疑也。即遣人寓書於浚。會諫議大夫張覿遣所親  
謝嚮。變姓名微服爲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  
城中事。以爲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  
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  
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

廣治後  
定變  
石抗



辛道宗  
馮轡

會順浩得浚書因上疏請睿聖復辟。癸巳張浚命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措置海舶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遣布衣馮轡持書說傅正彥轡至杭見傅等折以正義令早反正劉正彥遣轡約浚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睿聖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讐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甲午呂頤浩率勤王兵萬人發江寧乙未劉光世部兵會呂頤浩于丹陽。丙申韓世忠自鹽城收散卒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自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酌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它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爲質朱勝非給傅曰不若遣之使逐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爲安國夫人俾逐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



秀州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爲也。張浚復遣馮轡往杭。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夫逆不道者。族令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得書而恐。幸甚。苗傅等以韓世忠爲定國軍節度使。張浚爲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而誣張浚欲謀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俊等皆不受。傅等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拒勤王兵人。壬寅。呂頤浩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逐之。咨以大計。頤浩曰。曩諫開邊。幾歿宦臣之手。承乏漕。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歿。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癸卯。呂頤浩張浚傳檄中外。聲苗傅劉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討之。乙巳。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丙午。以張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鄭穀並同僉書院事。張浚呂頤浩等發平江。丁未。次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即尊位。傅正彥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爲。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此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



平即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傅正彥  
鐵券傅等遂率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  
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達曰趙氏  
安苗氏危矣是月盜邵青掠泗州青本五丈河舟  
人去為盜聚兵剽劫楚泗間金人陷京東諸郡以  
劉豫知東平府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  
麟知濟南府訛里朶還屯濱州粘沒喝歸至東平命  
撻懶屯兵衝要以鎮撫之時賊黃善曹虎孔彥舟等  
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岳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  
飛曰吾為諸君破之左撻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  
大敗之王復故將趙立復徐州初金人破徐州王  
復效之都虞候趙立戰歿而復蘇求復尸瘞之陰結  
鄉民為收復計及金師北去乃帥殘兵邀擊大敗之  
遂復徐州事聞詔以立權知州事時山東為盜區立  
介居其間威名流聞夏四月戊申朔太后下詔還  
政帝復位與太后御前殿垂簾詔尊太后為隆祐皇  
太后已酉以苗傅為權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庚戌  
復紀年建炎命張浚知樞密院事苗傅劉正彥並檢  
校少保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  
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

王復死節  
立



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為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眾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而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眾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急趨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夜遁。犯富陽新城，將南趨。閩中遣統制王德喬仲福追之。辛亥，皇太后撤簾，順浩浚等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浚等見帝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

王德

喬仲福

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此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于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貶。癸丑，右相朱勝非及執政顏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盧益罷。初，朱勝非見帝言曰：臣嘗遇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帝曰：浚太年少，對曰：臣向被

高宗三



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  
 非不能預防致賊猶欲宜罷之不報至是與顏岐等  
 俱罷。初張浚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  
 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浚知為刺客徐問曰豈  
 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浚曰若是則取  
 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况公忠義  
 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  
 爾浚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  
 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  
 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  
 浚命取歿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浚後嘗於河北物  
 色之不可得此必賢士鉅虜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  
 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李昉為尚書右丞鄭穀僉書樞密院事  
 甲寅以劉光世為御營副使韓世忠張俊為御前左  
 右軍都統制凡勅王僚屬將佐各進官有差。乙卯  
 大赦舉行仁宗法度應嘉祐條制與今不同者自官  
 制役法外賞格從重條約從寬罷上供不急之物元  
 祐石刻黨人官職恩數追復未盡者令其家自陳許  
 中外血言。丁巳禁內侍干預朝政不得與主兵官

改

通鑑卷之六十三

高宗三



交通及饋遺餼貸借役禁軍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  
還違者處以軍法 庚申重正三省官名自元豐肇  
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覆之尚書  
承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  
三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元祐初  
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  
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  
書門下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  
為一 以潘良貴為考功郎遷左司呂頤浩謂良貴  
曰日夕相引人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

三省

良貴主節

兩省官非良貴可為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  
才以為賢邪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  
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知嚴州  
以李邴參知政事丁卯帝發杭州留鄭毅衛太后  
壬申立子粵為皇太子 金人陷鄜坊未幾又陷鞏  
州 五月戊寅朔帝次常州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  
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抗概請行  
詔以浚為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  
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  
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

皇太子

通鑑

卷

高宗三

七



順浩扈蹕來武昌。為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遂決此議。李陵論浚太專。忤旨。落職與祠。辛巳。帝次鎮江。癸未。以滕康同僉書樞密院事。乙酉。帝至江寧府。政府名建康。起復朝散郎洪皓為金國通問使。時粘沒喝自東平還雲中。訛里朶白濱州還燕山。帝遣皓遺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之使任。劉豫皓曰。萬里叩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歿。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聞願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日止劒士。且為皓請。得流過冷山。是月韓世忠言。苗傅劉正彥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倘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



獻于世忠世忠悉械送行在下獄帝手書忠勇二字  
揭旗以賜世忠 京西安撫使翟興擊楊進殺之楊  
進居鳴臯山北與與子琮帥鄉兵時出擾之進懼奔  
輜重南走與邀擊于魯山進中流矢歿其黨復推劉  
可拒官軍 六月己酉呂頤浩張浚以久雨恒陰皆  
謝罪求去帝召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  
上疏曰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  
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  
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  
置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  
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于此  
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 季陵言金人累歲侵軼生  
靈塗炭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王正  
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邪臣觀廟堂無擅命之臣惟  
將帥之權太盛宮闈無女謁之私惟宦寺之習未革  
今將帥擁兵自衛浸成跋扈苗劉竊發勤王之師一  
至凌轢官吏莫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有以于陽  
也宦寺縱橫上下共憤卒碎賊手可為戒矣此聞復  
召藍珪黨與相賀聞者切齒此宦寺之習未革有以  
于陽也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謀時寒若咎徵曰在

豈可以苗  
劉例諸將



恒雨若急恒寒若自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行示有  
尊也前日倉卒迎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置太廟於  
道宮薦享有闕留神御於河澗安奉後時不肅之咎  
臣意宗廟當之比年盜賊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及墮  
其計忠臣之憤不雪赤子之冤莫報不謀之咎臣意  
盜賊當之道路之言謂鑿輿不久居此自臣臆度決  
無是事假或有之不幾於狂乎軍興以來既結保甲  
又改巡社既招弓手又募民兵民力竭矣而猶誅求  
焉不幾於急乎此皆陰道太盛所致帝嘉納之 丙  
辰劉光世招安苗傅將韓雋戊午命江淮南引塘灤  
開畎澮以阻金兵 庚申皇太后至建康府 辛酉

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難  
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  
堂遍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土疏曰陛  
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  
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緩之衣  
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操亭奪之柄則思二  
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  
母后誰爲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  
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



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丁卯，罷右司諫袁植。植請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等九人，詔以朕方念咎責已，豈可盡罪臣下。植雖敢言，然導朕以殺人，此非美事。遂出知池州。乙亥，諭中外以追近防秋，請太后率宗室迎奉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軍旅之事者，並令從行。朕與輔臣宿將備禦寇敵，士民家屬南遷者，有司毋禁。兀朮請六起，燕雲河朔，明兵南侵，金主吳乞買從之。是月，遂召徽宗。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三

明賜進士前憲矣夫浙一按察司提學副使明京史禮郎中武進薛應祈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十三 巳酉年七月 至十二月

高宗四

建炎四年秋七月辛巳，苗傅、劉正彥伏誅。癸未，范瑗自洪州入朝，以瑗為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甲申，詔以苗、劉之變，當輔大臣不能身衛社稷，朱勝非、顏岐並落職，張澂、衡州居住。丁亥，皇太子勇卒。太子從幸建康，屬疾，宮人蹴地上，金鑪有聲，驚悸疾。

通鑑卷六十三 宋紀高宗四



武昌有不  
其賊屬

轉尉以致不起初張浚以專嘗奸帝位建議去之至  
是竟連其乳母置死 戊子鄭穀卒穀字致剛建州  
人政和八年進士積官僉樞執政甫百日而卒帝甚  
悼之 巳丑以王絢參知政事周望同僉書樞密院  
事 辛卯改杭州為臨安府初呂頤浩與張浚定幸  
武昌之議及浚行頤浩以為道遠饋餉難繼乃變前  
論會滕康張守陳武昌有十害不可往帝從之將定  
都杭州升為臨安 壬辰范瓊伏誅初汴京破二帝  
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  
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恃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  
歿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趨  
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  
俊以千兵渡江若備它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  
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  
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瓊下  
有敕可請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  
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眾數瓊在圍  
城中附金追二帝非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  
天子自將之軍也眾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  
軍瓊下獄其伏賜歿子第皆流嶺南 丁酉遣工部

通鑑卷之二十三 高宗四



尚書崔縱使金通問二帝初帝將遣使通問廷臣以  
前使者相繼受繫莫肯往縱毅然請行比至金首以  
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三遺之書金人怒徙之窮  
荒縱不少屈竟死之縱字元矩撫州臨川人洪皓同  
年進士庚子歲浚發建康壬寅命李邕滕康權知  
三省樞密院事扈從隆祐太后如淇州又命四廂都  
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以衛過落星寺暴風覆舟  
宮人溺死者無數惟后舟無虞以杜充同知樞密  
院事初充留守東京以權絕歸行在遂有是命充將  
發於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  
非我有它日取之非數十萬眾不可充不聽遂以  
歸朝廷命郭仲荀程昌禹相繼代充然留守司亦名  
存而已乙巳詔江西閩廣荆湖諸路團教嗣丁槍  
杖手勞費民財供餉不貲往往散為盜賊山東盜  
郭仲威掠淮陽軍仲威本李成之黨成先往泗上仲  
威乃引兵圍淮陽凡四月城陷仲威入城大掠取強  
壯以充軍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  
朝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  
而不可用是以飢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倣古井田之  
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

通鑑卷之二十三 高宗四



其無田與游惰未作者皆驅之使為綠農以耕田之  
羨者而襍組錢穀以為十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  
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  
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  
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  
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  
分為四番以直官衛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  
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  
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  
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  
匹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虎  
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  
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勳  
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勳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略  
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為  
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  
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  
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  
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  
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



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其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八月己酉。移浙西安撫司于鎮江府。庚戌。李邴罷。壬子。以劉珪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甲寅。王庶罷。以王似爲陝西節制使。己未。太后發建康。丁卯。聞金人南侵。而洪皓。崔縱未復。帝求可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修武郎宋汝爲使。金軍以請和。致書于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所以認認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又命呂頤浩遺書劉豫。俾諭此意。閏月己丑。以呂頤浩杜充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官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畧無扞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策一



罷和議而修戰畧。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  
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荆襄以  
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  
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于外。  
辛卯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俊辛企宗請自鄂岳  
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弃江淮  
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  
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于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  
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以杜充兼江淮宣撫使。  
守建康。王瓊隸之。韓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  
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並受充節制。丁  
酉太后至洪州。壬寅帝發建康。將如臨安。考功員  
外郎樓炤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  
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為屏蔽。權  
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  
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帝一意還臨安。不復議  
防淮矣。甲辰次鎮江。賜陳東家金。九月丙午朔日  
食。諜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浙。遣韓世忠控守  
圖山福山。辛亥次平江。麻。壬子金人陷單州。興  
仁府遂陷南京。守臣凌唐佐被執。劉豫因變為守唐



唐佐未  
效為成即

將帥不協

張邵

佐與宋汝為密疏其虛實。以蠟書告于朝。事洩。豫併其家捕之。唐佐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殺之。境上。癸丑以周望為兩浙荆湖宣撫使。總兵守平江。以張守同僉書樞密院事。時杜充嚴急。劉光世不樂屬充。會朝議以隆祐太后在豫章。恐有震驚。乃命光世移屯江州捍衛之。丙辰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武臣楊憲副之。邵至濰州。接待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為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于三四。聞者泣下。見左監軍撻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偽楚僭立。羣盜蠱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柵山砦。甲戌命帥婁宿犯長安。金下令禁民漢服。又令髡髮。不如式者殺之。李邈故為真定帥。被執三年。金人欲使知滄州。邈笑不答。及髡髮。令下。遂憤詆之。虜過擊其口。猶吮血喫之。遂遇害。邈將歿。顏色不變。南向拜訖。就死。燕人為之流涕。邈字彥思。清江人。以蔭入官。方其在真定時。雖措置無策。

此當作晚

死即

將歿。顏色不變。南向拜訖。就死。燕人為之流涕。邈字彥思。清江人。以蔭入官。方其在真定時。雖措置無策。



張舉向子  
殺死難

趙令茂死  
節

趙開

趙財

至是亦可嘉尚云。冬十月癸未帝至臨安留七日。時兀朮分兵南寇。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斬黃入江西。帝遂如越州。庚寅渡浙江。郭仲威請周望降。望以仲威為本司統制。辛卯李成掠淮北陷泗州。殺知州耿堅。據其城。帝降詔撫諭之。命成知泗州。成復陷滁州。守臣向子俊及諸官屬皆被殺。壬辰帝至越州。戊戌張浚治兵于興元。以圖中原。浚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于此。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時金兀朮遣當海先取壽春。而自以兵繼之。掠光州。擊破張用軍。庚子犯黃州。守臣趙令茂以內艱已還。在道聞變。乃復疾趨入城。守禦。金人力攻城陷。欲降之。令茂大罵不屈而死。令茂宗室燕懿王之玄孫也。辛丑張浚以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銷銖不可加。獨推貨尚有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其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



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紙，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為便，時浚倚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亦費用不貲。盡取辦于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貲財常有餘。金人發黃州，逼江州。劉光世日置酒宴會，金兵渡江，凡三日，尚未之知。及薄城下，遂引兵遁。趨南康，知江州韓杞弃城走。金人入城，殺掠，遂出大冶縣，趨洪州。是月，京西賊劉滿陷信陽軍，殺守臣趙士負，盜入宿州，殺通判盧修已。十一月乙巳朔，金人

犯廬州，守臣李會以城降。王善叛降金。戊申兀朮犯和州，守臣李儔以城降。通判唐璟死之。是日長至，詔曰：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續丕圖，即懼多故，昧綏懷之遠畧，貽播越之深憂。雖眷我中原，漢祚必期於再復，而迫於強敵，商人幾至于五遷。茲緣仗衛之行，尤歷江山之阻，老弱扶攜於道路，飢疲蒙犯于風霜。經從或苦於釋騷，程頓不無於煩費。所幸天人協相，川陸無虞。恢治古之時巡，旋即奧區而安處。言念連年之紛擾，坐令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劫之災，財力困供輸之役。肆風宵而軫慮，如米炭



通鑑卷之六十三  
之交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故每畏天而警戒誓專  
克已以焦勞欲罄鄰休戰則甲辭屈禮以請和欲省  
費恤民則貶食損衣而從儉苟可坐銷於氛稜始將  
無愛於髮膚然邊患歲時而師徒不免於屢興餽餉  
日滋而征歛未遑於全復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  
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少候寇攘之息首圖  
蠲省之宜况昨來蒙蔽之俗成致今日凌夷之禍亟  
雖朕意日求於民瘼而人情終壅于上聞主威非特  
於萬鈞堂下自遙於千里既真偽有難憑之患則遐  
邇聳無告之寃已較輔臣相與虛懷而聽納亦令在  
位各須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遣危疑忠告者靡  
微隱所期備眾或體朕懷尚慮四民與失職之嗟百  
姓有奪時之怨利須苛急人心難俟於小康犴獄蕃  
滋邦法有稽於未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恩  
於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於遠狝皇天助順其將悔  
禍於交侵唯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眾亟攘外侮  
協濟中興 巳酉張浚出行關陝 兀术陷無為軍  
守臣李知幾弃城走 壬子滕康劉珪奉太后將趨  
虔州江西制置使王子獻弃洪州走 丁巳金人陷  
臨江戊午陷洪州撫袁二州守臣王仲山王仲義皆

通鑑卷之六十三 高宗四



通鑑卷六十三 宋紀 高宗四  
降庚申金人陷真州辛酉太后至吉州壬戌金人陷  
溧水縣尉潘振死之癸亥金人陷太平州甲子杜充  
始遣都統制陳淬岳飛等及金人戰于馬家渡王瓚  
先遁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歿之時太后至吉州方五  
日金人追之急后乘舟夜行乙丑至太和縣舟人景  
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滕康劉珏皆遁  
兵衛不滿百遂自萬安登陸后及潘貴妃以農夫肩  
輿而行至虔州府庫皆空衛兵所給惟得沙錢市買  
不售與百姓交鬪縱火四掠鄉兵首領陳新率衆圍  
城楊惟忠部將胡友自外引兵破新于城下后稍安

金兵至廬陵太守楊淵弃城走時胡銓為舉子居  
薊城團結丁壯以保閭井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市  
中惡少乘間欲攘亂斬數人乃定張勗責楊淵弃城  
之罪淵懼自歸太后太后降敕諭銓事定太守來疑  
舉子有它志不敢入城銓曰吾保鄉井耳豈有它哉  
即散遣民兵徒步歸薊城丁卯詔曰國家遭金人  
侵逼無歲無兵朕纂承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在難  
而吾民未撫不欲使之陷于鋒鏑故包羞忍耻為退  
避之謀冀其寔志而歸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  
淮甸移建康而會稽播遷之遠極于海隅卑詞厚禮



此處看不  
透其其垂  
豈有此

使介相望以至願去尊稱其心貶屈請用正朔此於  
藩臣遣使哀祈無不曲盡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  
累年卑屈卒未見從生民嗷嗷何時寧息今諸路之  
兵聚于江浙之間朕不憚親行據其要害如金人尚  
容朕為汝兵民之主則朕於事大之體敢有不恭或  
必用兵窺我行在傾我宗社塗炭生靈竭取東南金  
帛子女則朕亦何愛一身不臨行陣以踐前言以保  
羣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蹕前去浙西為迎  
敵計惟我將士人民念國家涵養之恩二聖拘縻之  
辱悼殺戮殘焚之禍與其束手待斃曷若并計合謀  
同心戮力奮勵而行以存國家是日金人陷吉州  
陷六安軍已巳帝發越州次錢清鎮將如浙西迎敵  
親征百司有至曹娥江者有至錢清鎮者侍御史趙  
鼎力諫以為眾寡不敵不若為避狄之計庚午遂復  
召百司回越州以周望同知樞密院事仍兼兩浙  
宣撫使守平江郭仲荀為副使守越州張俊為浙東  
制置使以范宗尹參知政事趙鼎為御史中丞二  
人皆嘗建議避狄故遂用之鼎上言經營中原當自  
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  
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

議論皆正  
而發之太  
遠



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關。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范宗尹薦李陵才。命知臨安府。復爲中書舍人。陵人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而可恃者一。大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其爲可。朝廷以爲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詔回轡。去年議幸蜀。人以其爲不可。朝廷以爲可。故弛備江淮。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維揚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功歸將帥。是致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用。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知任賢。白張慤許景衡。飲恨而歿。凡知幾自重者。往往眷懷遐邇。今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効小勞。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爲謀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邪。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置從臣。得無忌器之嫌邪。以至賜姓氏。改制額。此皆傷於太專。臣恐自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



祖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陛下宜  
有以結之今欲薄歛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輕徭以  
紓民力而師旅方興罪也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  
下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以言陛下爵  
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天下不心  
服者未之有也 辛未兀朮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  
金時江浙倚重于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  
朮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  
請視師充不從兀朮遂乘充無備進兵陷和州留無  
為軍山馬家渡渡江陷太平長驅至建康充渡江遁

邦父

真州諸將怨充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奇聞不敢入營  
居長蘆寺兀朮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  
邦昌故事充遂還建康與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  
稅率官屬迎金師拜兀朮於馬首通判楊邦父獨不  
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襟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  
兀朮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邦父字  
晞稷吉水人博通古今以舍選登進士第每以節義  
自許歿之日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秘閣謚忠襄賜廟  
褒忠 癸酉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  
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



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還去復還二浙彼  
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甲戌韓世忠自鎮江還守江陰是月知徐州趙立  
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其三萬趨行在杜充承制  
以立知楚州金人聞立奔徐州將赴楚州乃以兵邀  
于淮陰立麾軍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  
曰回顧者斬於是率眾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  
至楚州城下城中箭貫兩頰立不能言以手指揮諸  
軍趙欽定方拔箭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北戰  
爭未有如此之鏖戰者淮盜劉忠初聚兵于東京

之大戰

孫知微死

胡唐老死  
劉晏  
王貴  
傅慶  
馬阜  
林聚

自斬轉入湖南遂陷舒州通判孫知微死之京西制  
置使程千秋軍襄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  
異命端圖之端及千秋所部俱為仲所敗千秋奔城  
自金州入蜀仲遂據襄陽京西城郭皆為仲有二十  
二月丙子帝至明州丁丑江淮宣撫司將戚方擁眾  
叛犯鎮江府殺守臣胡唐老辛巳金人攻常州守  
臣周杞遣赤心隊官劉晏擊之迎岳飛移屯宜興盜  
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傅慶追破之又遣辯  
士馬阜林聚盡降其眾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  
其營斬之時兀朮將趨杭州遂攻廣德軍飛聞之邀



周烈死難

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駐軍鐘村。將士無糧。忍飢不敢擾民。會金復遣兵攻常州。飛復追至。四戰皆捷。于是廣德無援。金人殺守臣周烈。壬午定議。航海避兵。甲申張浚承制拜曲端為威武大將軍。宣撫處置司都統制。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與敵屢角。欲仗其成聲。遂有是拜。軍士悅服。浚又辟劉子羽參議軍事。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及第璘之才。勇浚以玠統制。璘掌帳前親兵。乙酉兀朮自廣德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州。吾豈能遽度哉。遂犯

吳璘

臨安守臣康允之弃城走

錢塘縣令朱蹕率弓手土

軍前路拒戰。兩中流矢。猶奮勇而進。力竭死之。蹕湖州安吉人。兀朮聞帝在明州。遣阿里蒲盧渾帥精騎渡浙追之。已丑帝乘樓船次定海縣。留范宗尹趙鼎于明州。以候金使。又謂張浚曰。若能扞敵成功。當加王爵。呂頤浩奏令從官以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于是郎官以下多從。衛葵已帝舟次昌國。乙未杜彥犯潭州。殺通判孟彥卿。趙民彥。金人屠洪州。戊戌金人犯越州。安撫使李鄴以城降。金人邑八守

孟彥卿趙民彥死難

通鑑卷六十三

高宗四年



唐琦

之衛士唐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

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我即死為趙氏鬼耳

使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李鄴為帥尚以城

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為臣不忠吾恨不得手外之

尚言及斯人邪仍領鄴曰我月給石米不肯背其主

汝享國厚恩乃若此豈人類哉詬罵不少屈

殺之至死不絕

庚子帝移次温台癸卯黃潛善

歿于英州李成自滁州引兵之淮西是年凡天

下官以令民依鄉例自陳輸租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三

琦尚  
蓋欲脫  
于難  
其通也





